

攀枝花印象（组诗）

英雄花

花是一座城 城是一朵花
以花命名的城市
全地球仅此一座
一条大江奔腾不息昼夜歌唱
歌名就是相会在攀枝花下

阳光把花照得像燃烧的火焰
木棉树上结的花瓣，以及
炼钢炉里流出的花瓣
一样的火红

钢花叠成了高楼
让地球变得多姿多彩
钢花缀成了铁路的钢轨
钢轨发出的声响
让歌声延伸向无尽的远方

景视山

景视山原本就是一座山
原本也不是一座山
原先的风景没有现在这般好
长满杂草的山头，不长树木的山头
人们都不喜欢

现在的景视山有英雄纪念碑
有烈士英名录，有石刻标语
有幽幽小径，有绿树红花
有攀钢记忆，有金沙流韵

我站在景视山上，久久凝视
放眼远眺，仿佛又看见
筚路蓝缕的先辈们啊
欢欣鼓舞从英雄纪念碑里走出来

那些手掌模型

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大厅
一面半圆形的墙上
镶着铜铸的手掌模型雕塑
它们微笑着排列成整齐的矩阵
面对来访者伸出热情，一种冲击
内心的极具震撼力的热情

墙上铭刻的还有一群人的名字
密密麻麻，我一个都不认识
但又很熟悉，熟悉得把他们刻进心里

在这片土地上
劳动的手是创造世界的手
是创造奇迹的手
墙上的那些劳动之星的手掌模型
就是攀钢英雄事迹的见证

从这面墙上
我看见了英雄胸前的大红花
看见了一张张坚毅的英雄面孔
看见了攀钢的前世与今生
看见了攀钢的芝兰玉树
也看见了攀枝花辉煌的未来

弄弄坪

一个地名的诞生
不需要繁琐的程序
也不需要十月怀胎
更不需要上帝恩赐
但却需要千万人挥镐弄锄
需要千万人挥汗如雨
需要钻孔打炮眼的风钻机
需要隆隆的炮声
需要轰鸣的推土机

省去摇头晃脑背古诗词
省去冥思苦想搜肠刮肚
省去查阅词典寻找注脚
只要攀枝花人觉得合适就好
于是，铁铲嫁给了十字镐
心血嫁给了土地
汗水嫁给了衣袖
把那片山坡弄平
从此，那里就叫弄弄坪

杨素宏

村落（外六首）

诗歌

刘泽球

新建小区的白灰还是新的，而院子里
蓝色彩钢棚暴露某些习俗：人和动物
将在一个屋檐下。水泥院墙像紧闭的嘴
整整一个下午，你没看见有人出没
房子背后飘过的白云，让人想起
炊烟曾表示某个固定时刻
而我们现在已记不起村落里应该有钟声

地图册

地图册对我来讲不算书籍，但每到
一座城市，我都喜欢找来当地地图琢磨
那些地图告诉我旅行的曲线，我所要
经过的圆点，如同许多小型的陌生车站
及那些省份和城市带有想象力的形状
有时，我会凝视某个边界的起点
目光沿着蜘蛛爬过一般的交通网
到达另一边界的尽头，那些缝隙
绝大多数对我都意味着空白，也许飞机
已代替我掠过大部分国土，但我只在
很少的地方停留，那些我去过的圆点
有时会从地图册里跳出来
它们装下我许多记忆，而不是地理知识
我浪费了那么多回忆，而没有变成诗歌

抽丝

我们把最敏感的事物都放到丝里去
春天是抽丝最密集的季节，比如细雨
比如植物的芽尖，仿佛都是有魂魄的
这些丝，让大地苏醒过来，让老年获得
阳光。但我无力把另一些丝抽出来
仿佛那是一些病体，那些丝也奄奄一息

可耻的事情

在山中，连几种植物的名字
都叫不出来，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
那些深绿和浅黄如同悲伤的颜色
不属于任何一种画笔
埋在荒草里的小径，不会比你走过的

蛋壳原理（外四首）

黄啸

既然缺乏最起码的鸟类知识
我们认不出这是何种鸟蛋，
就允许它有丰富的可能性——
永远是未孵出的新鲜的幼鸟。

想什么羽毛就什么羽毛，
想是苍鹭就一定不是白鹭。
不管是什么，它的胸腔
都有一颗被星空震荡的磁针。

我可以试着描述蛋壳的颜色：
一圈淡蓝的光，像护着它的一层细茸，月光下恰似湖水，
却比蓝宝石更有虚无的美。

它未来的形状，当然展翅于
空中，或在树梢严肃地整理翅膀。
此刻，它浑然寂静，像细雷，
在山谷缓缓释放它的回声……

园艺师

买顶楼，并非一个退休老人在
向我们宣示他还没有老。
他不过是想在楼顶建一座
袖珍花园，四十年园艺生涯
像生命中可爱的诅咒。

花园建好的那天早晨，也许
早餐那枚刚过保质期的鸡蛋，
他感到有点头晕、胸闷，
混合着某种难以言及的酸楚——
新建的花园已像自己一样潦草。

一个无以自持的炙心之夜，
发烧，但不严重。偶尔自语，
偶尔插入记忆中闪亮暗淡的碎片。
正如我偶尔怀疑自己写下的文字，
它们偷走了我别的生活。
三天，花草来不及枯萎。

任何道路狭窄，它属于某些动物的足迹
那枚月亮的石头，镶嵌在山的额顶
现在却是下午，炎热的风正吹着胸膛
山里不再有房子，不再有曾拉住你的手
昨天为今天而写的诗歌，已经被忘记
你的可耻，是异乡人般的痛苦

黑鸟

它是乌鸦？八哥？或者别的什么鸟？
我用尽我字典里所有黑鸟的名字
沃尔科特也曾经如此，我们都热爱鸟类
但我不愿说出乌鸦，那个悲剧的外套
这是个明亮而愉快的午后，它弓着背
在银桂树下煞有介事地踱步，显露出
多年前小学教师的身影
是啊，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坐在教室里，眼睛会逃学
通向花园的落地窗装下秋天的景象
仿佛来自塞尚的画，铁栏杆重合进
那个校园，秋英像野草一样疯长，它们
在风中晃动，像鸟蓬乱打开的羽毛
到处都明晃晃的，每棵树像抱着闪电
那只黑鸟停住，仿佛陷入回忆，然后
张开翅膀，我突然感到一阵难过
这秋天的快乐就要消失，就像四十年前
满校园的花瓣像飞散的鸟，记忆的炭笔
把它们涂成黑色，就像花园里的这一只

一块菜地

当我低头钻出那排矮林，湿漉漉的菜地
让我更低地垂下头，我很久都没有
这样俯下身来观察大地，远景
是正在修建的楼房，这片菜地或许是
流动工地的人种下的，黄昏时我看见
他们中的一些，弯腰摘走捧捧的蔬菜
我走进茂密的菜地，我感觉自己
正在变得矮小，在那些一声不响的
蔬菜中，叶底下的绒毛、昆虫褪下的壳

他打开楼顶，罪人般殷勤。
四十年，用不着再去怀疑，
哪怕它看起来不够真实——
像个学徒，他必须试着
重新爱上它们。

钥匙

我翻乱了可能找到它的角落：
抽屉、书架、橱柜、纸袋
饼干盒、装茶叶的铁皮罐……

今天，我没有出门，我一直
在家。莫非，它和我在玩
一个叫“健忘症”的中年游戏？

要不，就是奇迹已经降临——
它变为一页普通的纸，
随意插入某本书的锁孔，
便成为那本书最合拍的部分。

我闭目凝神，像一个通灵者
试图用意念全部的力量感召它。
它的沟槽、它高低起伏的齿纹，
以及它原有的被磨损的样子。

它几乎成型，铜的光泽
“比一把真实的钥匙还动人……”
要是没有听见敲门声，也许
它已经拥有羞湿的齿状灵魂。

女贞林

窗口那片女贞林
一到黄昏
抬头就会撞上鸟巢中燥热的
寂静，像要孵出一枚炮弹——
当这高压向着它的终点持续，
仅仅一瞬，从一道撕开的
裂缝——整个树林突然爆炸，

带裂口的土地，都构成另一个世界
我童年时曾在下面躲藏，现在
没有什么能够遮掩我穿过这片菜地
如同置身苏格拉底的故事，我或许
依旧是那两手空空离开的人，尽管这片
无人照料的野生菜地，让我有些激动
这么多就要属于我的财富，我却无法
放下手，如同这么多年我曾放弃的许多
我无法做出选择的许多，就像这片
广大的菜地，留下更多无法取尽的东西
我回过身来，望着来时的方向
我已经找不到走进菜地的路
在那片菜地里，我不是一无所获的人

黄昏时

黄昏时，我看见重新变黑的头发
在县城斑驳的头顶聚集，如同
倒回到某个童年，它那张熟识的脸
许多脸，松开门闩的房子，随时
欢迎进入，鞋底的声音像敲门
我无数次独自一人从那里经过
像黄昏不请自来，在梦里，我们
不再是陌生人，有一间房子属于过去
我听见广场传来木槌敲打
在铁钟上的声音，黄昏依然比我敏捷
踮起脚尖爬上烟囱圆顶
把长脚伸进烟囱拖向县城的影子
那些生活的灰，也被它们掸着
这是多么安静的时辰，餐桌飘出热气
黑色人造革沙发般的街区，适合
有人坐上去，比如黄昏
像黄昏一样简单的事物。没有人
希望街灯那么快亮起来，像沉默
还沉默得不够，黑暗从屋子里
走出来，时光、旧物、未完成的日志
县城变成我多次离开的站台
有人在门口验票：没有外套的光通过
黄昏，和黄昏里的我，被留在那里

仿佛藏尽了所有不驯之鸟。

它们一对一，所有的鸟对着
所有的鸟吼叫。没有示弱者，
每一管喉咙都如滚烫的炮弹。

此刻，谁如果从树下穿过，
鸟粪必朝他头顶热烈倾泻。
但这狂欢、近乎嚣张的乱鸣，
瞬间——就将为寂静惩罚。

而那株变异的女贞，已率先
开花：燃着闷香，以口吃者
不可矫正的舌形将那声音续上。

是的，夏天

河底距河岸，大约三米。
现在，河水不及三分之一，
有这个季节应有的平缓。

石砌河堤的最顶处，
水狼狠咬过的痕迹已经
消失，像罪案抹掉了线索。

七月，暴雨围城的第三天，
我曾打着雨伞，用手机
录下粗野、滚烫的饮马河。

我没有查看区县地图，
从流向，会在赵镇汇入沱江，
同时汇入的有北河、中河、毗河。

那空着的三分之二，已修复
自身的防线，又暗中为我们
开放了对下一场暴雨的想象力。

我不膨胀它，而用螺栓锁定
它的自由。此时，我的想象力
是河水扑闪于树叶背面的反光